

# 在缅甸

## 寻找乔治·奥威尔

*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*

Emma Larkin

[美] 艾玛·拉金 著

王晓渔 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为每个时期、每个国家都存在问题，断定所有时期、所有国家的问题是一样的。如果是那样，恰恰又陷入军政府的逻辑框架。艾玛·拉金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，没有回避问题，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她没有从奥威尔敲打儿童，上升到奥威尔是虚伪的，再上升到奥威尔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。她也没有因为自己国家的媒体存在问题，认为缅甸的新闻审查是可以理解的。

这本书精细地勾画出缅甸民众的精神创伤。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，即使在私人聚会中也更愿意“通过批评不断涨价的龙虾和晚点的火车来间接地批评政府”，不愿意直接谈论政治议题。人们因为无处不在的监控怀疑所有人，甚至把“右腕戴表，右手吸烟”视为军情人员的标志，而这恰恰把监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等于在内心装上了窃听器。一名学者期待着变化，乘夜车时也一夜无眠，整个旅程中把包放在腿上，时刻准备着可能发生的巨变。在殖民时期生活过的桃乐茜，仿佛幽灵，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之中。一名缅甸妇女，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马科瓦尔多，喜欢逛超市但从不在此购物，象征性地满足自己的愿望，并且把这视为缅甸进步的标志。

这些精神创伤是对缅甸最深的伤害，只有关注到这一层面，才更接近于奥威尔的观察力。所以，有缅甸读者，并不认为奥威尔具有预言能力是因为他在缅甸生活过，而是认为这得益于他的想象，能够想象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。那么多英国人去过缅甸，却只出现一位奥威尔，仅仅经历是不够的，更需要想象，这种想象包含一种虽未经历却感同身受的能力。

虽然犬儒成为常态，但这本书更愿意呈现缅甸民众对于价值的坚持。一名年轻的导游把向外部传递信息，视为自己的责任。两名未能毕业的大学生，哪怕冒着难以求职的风险，也不愿意加入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。监狱中的囚徒，也在平和地坚持着自己的反对，监狱中甚至存在一个地下图书馆，囚徒偷偷将书和杂志带进监狱，掩埋起来，供狱友们借阅。

艾玛·拉金讲述了一段美妙得仿佛虚构的经历。1995年，她第一次来到缅甸，沿着曼德勒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，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，大踏步地向她走来，灿烂地笑着，对她说：“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，告诉全世界——人民已经受够了。”然后他转身，轻快地离开。这段描述如此有画面感，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，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个场景。

这本书出版于2004年，直至2011年1月作者撰写新版后记时，依然感慨“缅甸出现了很多变化，但更多的是原封不动”。我读过关于缅甸转型的资料，对其中的一波三折无限感慨，也很难对缅甸的未来抱有乐观看法。让人绝望的现实，更让人绝望的未来，这是书中众多人物的共同感受。然而，就在2011年至今的时间里，缅甸正在开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变革过程，哪怕是那位彻夜不眠枕戈待旦的学者，恐怕也不会预料到这种情况。2011年，吴登盛担任缅甸总统，恢复文官政府，丹瑞宣布退位，解散军人政府暨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。随后，政治进程如冰消雪融。缅甸政府释放政治犯，废除出版物审查制度，吴登盛多次会晤昂山素季，甚至不反对民众投票选择她担任总统。昂山素季所属的

全国民主联盟，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。吴登盛在接受 BBC 采访时，表示“再也不害怕面对媒体了”。

就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，缅甸的好消息不断传来。我在中国媒体（《南都周刊》2013年3月4日）读到书中出现过的那名喜剧明星札格纳的近况，又是一段曲折的故事。2006年9月，札格纳因为批评时政，被禁止从事公开表演或任何娱乐工作。2008年11月，札格纳因为批评军政府应对纳尔吉斯飓风不力，被判处监禁35年。审讯过程中出现一个插曲，法官询问他的 email，札格纳告知了自己的 gmail 信箱，法官非常生气，表示自己询问的是 email，不是 gmail，认为札格纳藐视法庭，加了三年刑期。这个插曲过于荒诞，以至于我有些怀疑是否出自札格纳的玩笑，但这种荒诞在缅甸曾经是一种常态。2011年10月，札格纳获释，随后先后会晤了英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，缅甸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会约他喝茶聊天。

艾玛·拉金表示，如果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，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：“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不再抱有恐惧，不再担心受到惩罚，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，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。”虽然缅甸的变革正在进行之中，未来如何发展，有待时间来证明，但这么一个时代正在走来。

书中讲述了一个缅甸版“龙的传说”：有一条恶龙，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童女，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名少年英雄翻山越岭，去与龙搏斗，但无人生还。又一名英雄出发时，有人悄悄尾随。龙穴铺满金银财宝，英雄用剑刺死恶龙，然后坐在尸身上，艳羡

地看着闪烁的珠宝，慢慢地长出鳞片、尾巴和触角，最终变成恶龙。这个传说曾经在缅甸历史中应验，但今天的缅甸，正试图走出传说讲述的宿命。在翻译过程中，在网上读到一句话：“狮子究竟要吞噬多少只夜莺，才能学会歌唱。”或许，狮子永远无法学会歌唱，但是夜莺不必因此放弃歌唱的权利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黄煜文先生的台湾译本，奥威尔的部分文章引用了董乐山先生的译本，谨致谢意。译事惟艰，翻译此书纯属兴趣所驱，力所不逮之处，恳请指正。

王晓渔

2013年10月于上海

三辉书系 | 行路人

• 《在缅甸寻找乔治·奥威尔》

艾玛·拉金 著

《柬埔寨旅人》

刘绍华 著

策 划 人 严搏非

特约编辑 李伟为 杨晓琼

责任编辑 王 琳

装帧设计 黄 洁

20世纪20年代，乔治·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。五年后，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，开始了写作生涯。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：《缅甸岁月》《动物农庄》《一九八四》，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《吸烟室的故事》……

美国记者艾玛·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：曼德勒、渺弥亚、仰光、毛淡棉、杰沙……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：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，转而从事写作？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？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，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。与此同时，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，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，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，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。

### 《纽约时报》

这本书令人哀痛、引人深思，又带着极其吸引人的特质。它是文学分析和政治旅行札记的结合体：它用缅甸去解释奥威尔，又用奥威尔——尤其是《动物农庄》和《一九八四》——去解释今日缅甸的苦难。

### 《琼斯夫人》杂志

这本书中所写的极权比任何人——甚至是奥威尔本人——都更真实。

### 《旧金山纪事报》

调查深入、引人入胜……拉金捕捉到了缅甸最好的和——更多的是——最坏的部分。



三辉图书



本社微信公众号



### 艾玛·拉金 (Emma larkin, 笔名)

美国记者，在亚洲出生和成长，后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。她以曼谷为基地，对亚洲进行广泛报道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访问缅甸。

### 王晓渔

文化学者，现供职于同济大学。



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by EMMA LARKIN

Copyright © 2005, Emma Larkin

Preface copyright © 2011, Emma Larki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缅甸寻找乔治·奥威尔 / (美) 艾玛·拉金

(Emma Larkin) 著 ; 王晓渔译 . — 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 , 2016.10

ISBN 978-7-5117-3065-7

I . ①在… II . ①艾… ②王… III . ①奥威尔, G. (1903 - 1950) - 人物研究  
IV . ① K835.6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1560 号

## 在缅甸寻找乔治·奥威尔

---

出版人 : 葛海彦

出版统筹 : 贾宇琰

责任编辑 : 王琳

特约编辑 : 李伟为 杨晓琼

责任印制 : 尹珺

出版发行 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 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41 (编辑室)  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7 (网络销售)  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55626985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 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 : 174 千字

印 张 : 8.75

版 次 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: 42.00 元

---

网 址 : [www.cctphome.com](http://www.cctphome.com) 邮 箱 : [cctp@cctphome.com](mailto:cctp@cctphome.com)

新浪微博 : @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店铺 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2612349

---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: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 : (010) 55626985

## 目录

前 言	001
第一章 曼德勒	007
第二章 三角洲	059
第三章 仰 光	105
第四章 毛淡棉	153
第五章 杰 沙	201
后 记	251
致 谢	255
新版后记	259
译后记	267

## 前言

“乔治·奥威尔 (George Orwell),”我放慢了语速,“乔——治——奥——威——尔。”但是这位缅甸<sup>1</sup>老者依然在摇头。

我们坐在灼热的客厅里,缅甸老者的家位于下缅甸<sup>2</sup>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港口城市。空气闷热。蚊子在我的头顶发出厌倦的嗡

---

1 在这本书里,作者称呼缅甸时用“Burma”而非“Myanmar”。“Burma”是英国殖民时期的称呼,1989年,缅甸军政府改为“Myanmar”。现在,英、美等国仍沿用Burma,而联合国、中国等采用“Myanmar”。——译者注(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)

2 下缅甸,缅甸地区名,与“上缅甸”相对而言,指缅甸南部靠近孟加拉湾、安达曼海沿海的各省、邦,包括仰光、勃固、伊洛瓦底和德林达依(丹那沙林)等省和克伦、克耶、若开和孟等邦。

喻声，我快放弃了。老者是一位缅甸的知名学者，我知道他对奥威尔非常熟悉。但是他年事已高，白内障使得他的眼睛变成牡蛎蓝的颜色。他调整纱笼<sup>1</sup>的时候，手会颤抖。我怀疑他是不是失忆，经过几次失败，我进行最后的尝试。

“乔治·奥威尔，”我重复说，“《一九八四》的作者。”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用恍然大悟的眼光看着我，高兴地拍打着自己的额头：“你在说先知！”

奥威尔在1950年逝世，此前一年，他的打字机被没收。在绿意怡人的科茨沃尔德（Cotswolds）的小木屋里，窝在电热毯里的奥威尔，因为肺结核而奄奄一息。他的病床旁堆满了各类书籍：关于斯大林（Stalin）和“二战”期间德国暴行的巨著，一本研究19世纪英国工人的著作，几本托马斯·哈代（Thomas Hardy）的小说。床下藏着朗姆酒。

疗养院的医生建议奥威尔停止写作。他们说，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有可能让他筋疲力尽，他需要彻底的休息。奥威尔的两叶肺都被堵塞，他不断咳血。他处于病危状态，医生不再对他的康复寄以希望。即使他侥幸存活，也不能继续写作——至少不能保持他以前写作的强度。然而，奥威尔继续写作。他潦草地写下书信，构思随笔，评论书籍，并且校对即将印刷的小说《一九八四》的校样。在他澎湃的内心，还酝酿着另一本书的构想——小说的题

---

1 纱笼，一种东南亚的服饰。

目是《吸烟室的故事》(*A Smoking Room Story*)——他准备重访缅甸，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去过但此后再也没返回的地方。

20世纪20年代，奥威尔曾经作为帝国警察局的职员在缅甸生活过。有五年的时间，这名帝国警察身穿卡其布骑马裤，脚踏闪闪发亮的黑色靴子，配备着武器和一份道德优越感，巡查至乡村郊野，维护着大英帝国遥远一隅的秩序。突然没有任何征兆，奥威尔返回英国递交了辞呈，出人意料地开始了写作生涯。他将真实姓名艾里克·阿瑟·布莱尔(Eric Arthur Blair)改为笔名乔治·奥威尔，换上流浪汉的褴褛衣衫，走进湿冷的夜间伦敦去搜集那些穷困潦倒的故事。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《缅甸岁月》(*Burmese Days*)以他在远东的经历为基础，但使他跻身20世纪最受尊敬和最有预见力的作家行列的是他后来的小说，如《动物农庄》和《一九八四》。

命运特别神秘之处在于，这三部小说实际上讲述了缅甸的近期历史。这种联系开始于《缅甸岁月》，小说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。1948年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，军事独裁者就将国家隔绝于世，启动“具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”，将缅甸建设成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奥威尔的《动物农庄》讲述了同样的故事，在这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失败的寓言小说里，一群猪推翻了人类农场主，又毁灭了农庄。最后，奥威尔在《一九八四》里描述了一个恐怖并且缺少灵魂的反面乌托邦，精确地描绘出今日缅甸的图景，这个国家由世界上最野蛮和最顽固的独裁者之一统治。

在缅甸有人开玩笑说，奥威尔不仅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，而是写了三部：由《缅甸岁月》《动物农庄》和《一九八四》组成的三部曲。

1995年，我第一次来到缅甸，当我沿着曼德勒（Mandalay）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，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，大踏步向我走来。他灿烂地笑着，对我说：“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，告诉全世界——人民已经受够了。”然后他转身，轻快地离开。事情就是这样：仅仅是惊鸿一瞥，就已经让我意识到，一切并不是像我在缅甸看到的表象那么简单。

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，我漫步于熙熙攘攘的市场、光彩耀人的佛塔和正在消逝的英式山间避暑别墅之间。这些风景完美如明信片，让我很难相信是在一个拥有世界最差人权纪录的国家旅游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关于缅甸最不可思议的事：整个国家5000万人民遭到的高压竟然可以完全从视野中消失。一个由军情密探和信息员构成的巨大网络，确保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或者说任何有可能威胁到制度的事情。缅甸媒体——书籍、杂志、电影、音乐——由一个严密的审查委员会控制，政府的宣传不仅通过报纸和电视也通过学校和大学批量生产。这些控制现实的措施，通过隐形的但又无处不在的拷问和监禁得以坚定地实施。

我这样的局外人，很难看破将军们制造出的幻象，很难想象生活在这种国家里每天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。当我努力理解缅甸生活的这一面时，我迷上了奥威尔。他的所有小说都试图探讨个

体如何受困于周边环境，被他们的家庭、身边的社会和一个全权政府控制。在《一九八四》里，他想象出控制的终极形式，甚至发明出描绘这种终极控制的语言“老大哥”“101 房间”“新话”。

当我重读奥威尔的小说——自从告别学校之后我没有再读过——我开始对他与缅甸的个人关系感到好奇。是什么促使他放弃殖民地生活，选择做一名写作者？离开缅甸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，临终前的他为什么要重新在这个国家寻找灵感？我怀疑奥威尔在缅甸看到了什么，已经发现了一些可以贯穿他所有作品的观念线索。我阅读了关于奥威尔的各种传记，但是那些作者对缅甸的重要性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，没有一位对奥威尔度过五年人生转折时间的缅甸做过研究。奥威尔生活过的城镇位于缅甸的地理中心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那些地方仍然有可能感受到奥威尔曾经感受过的——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使得这个国家的时间停止了。但是，“重走奥威尔的缅甸之路”，将会走进一个更怪诞、更恐怖的图景：奥威尔梦魇般的《一九八四》，正在无可避免地蔓延着。

外国作家和记者被拒绝进入缅甸。偶尔的，一些人能够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个国家，但是他们一旦被发现，笔记本和胶卷就会被没收，他们也会被驱逐出境。接受他们采访的缅甸民众，后果更为严重。根据这个国家 1950 年制定的“紧急法令”（Emergency Provisions Act），如果给外国人提供体制认为有害的信息，将会被惩以七年监禁。虽然我是记者，但我很少撰写关

于缅甸的报道，所以有可能混入游客队伍或者以商务侨民的身份获得签证。为了写出这本实录，必须要有些妥协：我必须更换与我交谈过的缅甸人士的姓名，有时包括他们的地址。但是，如果我小心一点，有可能开启一条道路，穿过这个密不透风的国家。

在启程前往缅甸之前，我去了位于伦敦的奥威尔资料馆，查看他最后的手稿。奥威尔于1950年去世时，他刚刚开始这个计划，《吸烟室的故事》在计划中是一篇三四万字的小说，讲述一个涉世未深的英国年轻人，在缅甸殖民地潮湿的热带丛林生活之后，发生了无可救药的变化。在一个大理石花纹纸包裹的笔记本里，前三页留有墨色的笔迹，奥威尔写下故事梗概和短小的花絮。我浏览笔记本的剩余部分，发现是空白。我意识到，接下来的故事等着在缅甸被发现。



第一章

曼德勒